

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

编辑：林华奇
组版：施耀年
校对：徐文广

从“富二代”到穷光蛋，

大学生羊倌吴嘉豪：

1 一个坚持最久的职业

傍晚5点半，吴嘉豪开着卡车从鄞州龙观乡滩头湾山的山岙出发，照着允许卡车进城的时间开进市区，直奔各大中医院。他在给自己的羊们准备一种特殊的饲料——中药渣。

许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：“羊会吃那玩意儿？”吴嘉豪说，他第一次在央视7套农业频道看到有人拿药渣喂羊时，也觉得很惊讶。第二天，他就直奔中医院，背回一大袋药渣来尝试，结果发现羊真的吃得津津有味。后来，请教专家后，他才知道，中药本身就是各种草，还有人参等补品，营养全面，羊吃后不容易生病。

宁波草场稀缺，这是限制畜牧养殖业发展的瓶颈，吴嘉豪的这一尝试，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其实，像这样的尝试，在吴嘉豪身上反复上演着。

2005年，他高考填志愿的时候，计算机还是个热门专业，但2008年大专毕业时，热门已经变成冷门。吴嘉豪找到了一份网络维护的工作，但很快发现自己的能力达不到公司的要求，收入也远远低于预期。现状让他很沮丧，他只好安慰自己：“人家本科生也只能赚个三瓜两枣的，何况我一个专科生。”

不久，吴嘉豪决定放弃自己的专业，去招聘会“碰碰运气”。

兜兜转转好几圈，他终于在市中心一家超市找到一份“储备干部”的工作。这4个字挺有吸引力，但进去以后才知道，所谓的“储备干部”就是理货员。

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超市的大仓库，货架有两层楼那么高，用一个小梯子爬上爬下，他的

工作就是把自己所负责区域内数百种商品从仓库运出来，及时补货到货架上。除了记全名称、货号、地点外，还有许多“潜规则”，比如要留意生产日期，最新鲜的放里面，临近保质期的放外面。

当时，他的工作是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，每天晚上还要加班，一箱箱饮料扛上扛下。深夜下班回到家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袜子，把发肿的脚浸在热水里，再用热毛巾敷肩膀。

干了几个月，说好的发展机会却遥遥无期，他就这样在仓库被“储备”着。吴嘉豪又一次选择了放弃，尝试新的工作。

后来，他去船运公司做过货代，去家装公司卖过橱柜，还发过传单，但都没做多长时间。2010年春节前，他辞职回家考公务员，虽然笔试和面试都过了，但最终还是没成功。那个春天过得挺郁闷，他便去了大伯家散心。

他大伯是搞养殖的，养了五六十只羊，还有一些鸡鸭，小羊羔满地撒欢，还在他腿上蹭啊蹭，这个大男孩的心，被可爱的小羊羔吸引了。

高中的时候，他读过三毛的《相思农场》，结尾的场面曾让他无限向往：黄昏，吃过饭了，大家坐在回廊上，三毛说，让姐姐去弹琴，她呢，坐在一把摇椅上，换一件白色露肩的长裙子，把头发披下来，在暮色里摇摇啊啊的听音乐，喝柠檬汁……

要么，也开个农场养羊？

就这样，他又开始新的尝试，结果这个想法最终成为他坚持了最久的一个职业。



2 脱胎换骨的“富二代”

在影视剧里，放羊都是小孩干的活儿，很多人不知道其中也有很大的“技术含量”。

没有受过训练的吴嘉豪根本搞不定这群听不懂人话的家伙，一只羊常常一溜烟就没影了，你去追，另一只又跑了。气疯了的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把羊往身边拽，结果人家轻轻一拱就跑开了，他自己反倒摔了个狗啃泥。等他爬起来，羊一脸嘲讽地看着他，咩咩叫着。小羊要出生了，他还得彻夜在羊舍守着。修羊圈时，挑水泥、搬材料等重活都得自己干的，头两年，吴嘉豪吃尽了苦头。

吴嘉豪的爸爸吴山明心疼地说，儿子其实没吃过什么苦。早年，他们努力打拼，就是为了给儿子创造好条件，小学时就把儿子从老家

龙观的小学转到城里，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吃的穿的都是班里最好的。

“当年我就是个典型的富二代。”吴嘉豪接了话头。

吴山明当年是做园林绿化工程的，生意做得很大。每次经过宁波栎社机场，吴嘉豪就会指着机场的绿化带，骄傲地对身边的人说：“瞧，这是我爸做的工程。”

那时，吴嘉豪有用不完的零花钱，每次和同学出去吃饭，都是他买单，他也因此养成了爽快的性格，缺点是从小对钱没什么概念，一天花去几千元，都不知道花在哪。

如果人生没有变故，他会继续当个无忧无虑的公子哥。但上高中时，他父亲的生意

失败，破产了。他后来也没考上特别好的大学，毕业时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

“我做过超市理货员，发过传单，那不是在锻炼自己，而是没的选，得先自己养活自己。”

后来，他去船运公司做业务员，没有底薪只有提成，拉到业务才有钱，但不请客吃饭联络感情又拉不到业务。吴嘉豪记得很清楚，在他好几个月没收入的时候，有天晚上在一个小饭馆，他和客户吃饭，喝得胃里翻江倒海，服务员递来了账单，金额差不多是他大半个月的生活费。那张账单，就像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回到家，半醉半醒间，他大哭了一场。

3 不尝试，咋知是弯路？

在决定养羊之前，吴嘉豪一直在纠结。

他觉得这个行业是有前景的，因为“吃”是一个不衰的产业。只是，一个学计算机的大学生适合养羊吗？

“试试看吧！”从来干涉他选择的老爸，决定帮他一次。吴嘉豪和村里签了10年的租地合同，用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盖了羊舍，然后又向他大伯借了几十只小羊。

吴嘉豪很佩服老爸，不是因为父亲曾经提供的富足生活，而是教了他独特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。这个曾经走南闯北的生意人遭受了那么大的挫折，但都挺过来了，如今和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一样，每天守在羊舍里，和羊吃住在一起。

“他想做什么，就放手让他去做，让他去经历，去总结。”这是吴山明和儿子的相处方式，这对父子因此有了很多共同语言。

我们问吴山明：“你就不怕儿子走弯路？”吴山明说，他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，“不走一遍，咋知是弯路呢？”

不过，没走过的路走起来会特别难。

常言说：“家产万贯，带毛的不算。”就是

说，家里的畜禽再多也不算家产，俗语揭示了养殖业的高风险。吴嘉豪也曾摔过很多跟斗。比如按大伯的经验，羊是吃草和粗饲料的，能吃的草有限。他就尝试着用精饲料去喂养，结果喂了以后羊一喝水，肚子就开始胀了，一夜之间死了十几只。

大伯说，羊哪怕吃饱了也要赶到外面去放。吴嘉豪心存置疑：“呆着不动不是更长肉吗？”他不会放羊，一次次被“调戏”得很狼狈，就把羊关着，结果很快尝到了苦头，很多羊生病了。他这才总结出经验，羊要多运动才不容易生病。

挫折让他很心痛，但他没有放弃尝试，后来尝试用中药渣喂养，还成功了。

在与羊斗智斗勇的过程中，他还找到了放羊的方法：发现或培养一只领头羊，这种羊往往有它的特质：块头相对较大，控制欲很强，母羊都很喜欢它。有了领头羊，放羊就轻松多了。

渐渐地，他学会了给羊看病、打针、接生；他还改造了羊舍，别出心裁地把羊圈地板建成有缝隙的木地板，并设计了一定的坡度，这样羊粪就可以顺着斜坡从缝隙里漏下来，大大减轻了打扫的负担，羊圈也保持了干燥和卫生。

冬天，他在菜场租一个摊位，和小商小贩们一样大声吆喝。他还和学校等单位联系，让人们来牧场参观，品尝羊肉。慢慢地，市场打开了，他自己也成了小有名气的“大学生羊倌”。

为了拓宽销路，去年他又开始新的尝试——开一家羊肉馆，主推红烧羊肉和羊肉粥。其中，一部分羊肉粥送到敬老院，一来是做公益，二来是他觉得老人是自己的潜在客户群。

吴山明隐隐觉得儿子的市场策略不靠谱，但他没阻止：“万一成了呢？不让他试一次，他不会甘心的。”

羊肉馆开在鄞江镇的一家菜场旁，他每天早早地跑去熬粥，但生意没有想象得那么好，羊肉粥很多卖不掉，大多进了敬老院，只是象征性地收了点钱。可时间长了，人家开始婉转地拒绝：“别送了，我们吃不起的。”

高成本决定了高价，即便利润已经很低，小镇居民消费水平有限，很多顾客也不买账。羊肉馆开了8个月，最后惨淡收场，亏了几万元。

“至少，我们知道这种方法不行。”见儿子很灰心，吴山明这样安慰儿子。



吴嘉豪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给小羊喂奶。他享受这样的过程：三个月大的小羊羔舔着他手里的奶瓶，他能从小羊羔温顺的目光里看到满足和信任。

毕业6年来，他进过超市，跑过推销，而羊倌是他目前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。如今，这个生于1986年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和人说起他大学时的专业：计算机。

他说，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第一次是从典型的“富二代”到普通农家子弟；第二次就是大学毕业2年后，当起了羊倌。看似都是下坡路，但他必须勇敢面对，这就是生活。

每天晚上，他开着卡车去拖饲料，娴熟地在乡间小道上绕行。当很多同龄人在灯红酒绿、觥筹交错的时候，他守在深山与羊群为伴。

我们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大学生的生存样本，虽然不是成就辉煌的那种，但也许会给很多抱怨自己生在“最难就业季”或不能依赖“拼爹”的年轻人一点启发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通讯员 梁锋



欢迎您关注东南商报特稿栏目微信：“程钟婧鼓”，了解更多内容。我们会上传原汁原味的“未删节版”稿件，和您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。我们希望通过微信了解您的阅读心得，也希望您多多爆料。加入方式：1.扫描右边的二维码；2.搜索微信号 dnsbczjg.